

郁风 著



Guren

Guxiang

Gushi

故人·故乡·故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故人·故乡·故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人·故乡·故事/郁风著.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5.10 (2006.1重印)

ISBN 7-108-02297-4

I.故… II.郁…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6816号

责任编辑 黄大刚

封面设计 罗 洪

图文制作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88514205)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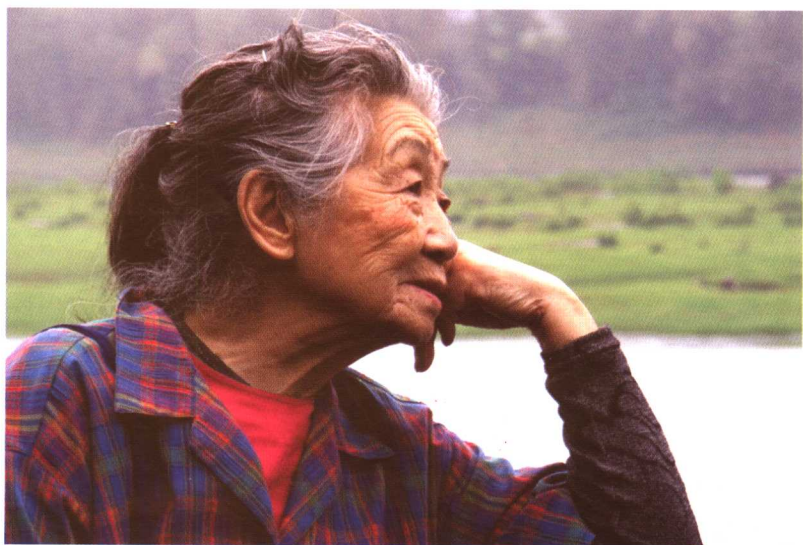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8

字 数 214千字

印 数 05,001—10,000册

定 价 25.00元

郁风 著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敬献给

在战争中牺牲的

祖母陆太夫人

父亲郁曼陀烈士

三叔郁达夫烈士

饱经战争忧患的

母亲陈碧岑夫人

二叔郁养吾大夫

目 录

自序 3

爸爸，您老走在年轻人的前面了 6

面临生死抉择的心路历程

——纪念父亲郁华烈士殉难五十周年 15

三叔达夫 27

达夫叔在海外殉难的经过 68

我的母亲 78

百岁诞辰遥寄

——致母亲 88

我的故乡 101

《我的故乡》补记 129

还乡杂记 142

最可怀恋的地方 153

上海的漫画时代 157

忆《救亡日报》 170

曾经有过这样一本杂志——《耕耘》 174

时代的最强音

——1940·香港·鲁迅诞辰 188

记郭老和美术界的交往 196

他使人快乐——怀廖公 205

夏公——一棵永生的树 211

叶浅予倒写回忆录 214

听风楼上七重天

——忆冯亦代二哥 225

王世襄与芳嘉园小院 235

重读苗子北大荒来信

——致李辉 244

附录：黄苗子北大荒家书 249

淡忘后的回忆

——读冯亚春的狱中札记以后 259

附录：半步桥女监札记（节选） 冯亚春 263

一段特殊生活的速写 276

自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最近几天，2005年的5月，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各地，在俄国莫斯科红场，都在大规模隆重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节日。自然，到本书将出版的8月15日，在北京，也会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在俄罗斯，有一首歌为纪念5月8日攻克柏林庆祝胜利的节日，但是歌词中却说：“这是泪水盈眶的节日。”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俄罗斯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经过战火硝烟的家庭。胜利来之不易，想到战争中的岁月，想到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谁能不泪水盈眶呢？

在中国抗战八年，家家都有悲惨的经历。在我的故乡——富春江边的富阳，在东门外的鹤山上有一座父亲为祖母而修建的松筠别墅，1937年冬天，日军占领了富阳，司令官住进了松筠别墅。我的祖母——一位普通的吃素念佛的老太婆，因拒绝为敌人军官做饭，而宁愿出走，躲到后山下的崖边，身上只带了一包炒米，几天后终

于冻饿而死!

我的母亲陈碧岑，在抗战开始“八·一三”血战之后，上海大马路先施公司遭日寇轰炸，恰巧母亲在先施公司为救助伤兵购买纱布，不幸受伤，住院治疗后留下永久的伤疤。

我的父亲郁华（曼陀）是上海租界特区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因拒绝已占领上海的敌伪的威胁利诱，于1939年11月23日在住所门前，被敌伪特务凶手枪杀殉难。

我的三叔郁达夫，抗战中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副刊编辑并代主笔，除写作外还领导侨胞抗日组织活动。太平洋战争开始，新加坡沦陷，他与胡愈之等逃难到印尼巴耶公务岛上，化名赵廉办酒厂，在被迫任日本占领军翻译时，救助了许多华侨。后来日本宪兵发现赵廉就是著名作家郁达夫，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8月29日，将他诱出野外，活活掐死!

但是，日本政府不但对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也包括宣布投降后杀害郁达夫的罪行没有认罪，甚至修改教科书，抹杀历史，蒙蔽后代，妄图延续历史的罪恶。

全国解放后的1952年，由毛泽东签署，人民政府追认郁华和郁达夫为烈士。

本书所辑，有今年的新作，也有五十年前的旧作，而叙述的内容却远远不只半个世纪。翻阅目录，就仿佛看到自我出生以来的历史一晃而过。我不知道此生是否还有新书出版，因为比起已陆续逝去的许多同辈好友，我已经是活得太长了。

对于任何一次伟大事件的纪念，都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桥梁。历史不仅是存在于档案文件中，更多更鲜活的是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而人们在记忆的基础上，不断走向未来。

我小的时候，就爱听父亲母亲讲大人的故事，听得多了，就把故事构成了想像，在想像中不知不觉地模拟着自己的未来。当然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但是记忆中，故事中，美好的事物，使人感动的情景和作为，或者艰难的痛苦遭遇，都会化成永不磨灭的因子，化成肯定或否定的教训，化成照亮未来的路的点点星光。

2005年5月12日

爸爸， 您老走在年轻人的前面了

1939年11月23日的夜晚，我从《星岛日报》编辑部下班回到住所，正想洗洗澡睡觉，忽接到总编辑金仲华的电话，用浙江口音吞吞吐吐地说话。他先叫我镇静，然后说，他刚看到上海美联社的电讯稿，我的父亲郁华庭长今晨在寓所门前遇刺身亡。

这个晴天霹雳使我来不及思索，只形成一个念头：立即回上海！

我是在两年前的“八·一三”战火之后离开上海的家，跟随夏衍和郭沫若经香港到广州，同行者有林林、叶文津、姚潜修，还有于立群等，十几个人办起《救亡日报》，这是我第一次当记者和编辑。广州沦陷以后，我由夏衍介绍，和司马文森、黄新波等一起参加了余汉谋部队四战区政治部，搞文艺宣传工作。到1939年初，由于第一次反共高潮，我由粤北韶关撤退到香港，先是和同人们筹编《耕耘》杂志，后入《星岛日报》编画刊。

大约次日买到船票去了上海。本文就是1939年11月27日抵达上海的次日所写，曾刊于上海租界出版的什么报，之后，从广州撤

退到桂林继续出版的《救亡日报》也曾发表。

2005年5月16日作者补记

这是爸爸的书桌，这墨盒、这大笔筒、这两根铜尺、图章盒、印泥……都是每天在他手边的。多少判词和多少诗句、山水画都曾从这里迸发到纸上。

我回家来了，现在我坐在这书桌前，桌角上还有一瓶残了的黄菊花，在它盛开的时候，曾经伴着爸爸的沉默。窗外是黄昏，枯树尖上映着将逝去的晚阳的余晖，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想着平常这时爸爸该就要回来，好像他马上会推门进来似的，我简直看见他那纯朴的身影：穿着棉袍，一顶旧呢帽，一条围巾，夹一个公事包，正回手轻轻地关上门。

全家合影，前排左起：陈碧岑、郁华（曼陀）、郁兴治；后排左起：郁晓民、郁隽民、郁风、郁兴民、郁怡民



然而我费力地在脑子里写着大字强迫自己相信：爸爸已经被奸徒们杀死了！

昨天的上海《大美晚报》刊出一则新闻：“前晚有具名‘反共义勇团’者，投函本报云：‘各报馆均誉，顷致上海各法院法官一函，文曰……乃近年沪上司法人员，多受共党指使……上海特二法院刑庭庭长郁华，为其中之尤，却近被人制裁（即指11月23日郁华在寓所门前被暗杀），是其罪有应得，尚盼其他司法人员，以此为戒，幸勿玩视……’”

一个正直的淡泊的老法官、幽默的父亲、忠实的好丈夫，也成了奸徒们的目标，竟这么阴毒地突然间夺取了他的生命！他们企图借此毁灭正义，毁灭人性，让一切危害国家的罪恶能在上海横行。

我愤恨得不肯流泪。可是当我想到从儿时受到爸爸教养的那一段日子，想到曾被亲朋们一致赞美的家庭就这样被打碎了，想到悲惨的母亲……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了。

拉出抽屉，随手翻开一本爸爸手写的诗稿，那上面记载着他的轻微的欢喜和哀愁。

在北平，我还很小，爸爸妈妈都年轻，我们住在阜成门靠近城墙根的一条胡同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像这样的黄昏，不管下雪刮风，爸爸总爱牵着我的手走出城门，到护城河边去散步。也许回来时他会在小铺买两个大铜板的花生和二两白干儿酒。秋夜，他和我们一起捉萤火虫儿，捉蟋蟀，还捉迷藏呢。妈妈笑他，这么大年纪还跟孩子玩在一起！有时我们顽皮得打碎了东西被妈妈骂了，总是爸爸拉过手去替我们擦干了眼泪。如果是夏天，晚上在小庭院里他会搬出竹榻乘凉，给我们讲古代英雄和忠臣们的故事，还有天上星星的故事，好像他肚里的东西永远讲不完似的。有时花一两吊钱把经过门口敲着小锣的说书瞎子请进来。这里是爸爸的一首诗：

小院深深月到迟，冰茶雪藕纳凉时。
三更灯影风廊碧，静听盲人说鼓词。

那时年轻的母亲也学着写美丽的诗，如：

日暮东风急，残花湿尚飞。
西楼帘未卷，燕子几时归。

那些日子是幸福的。

爸爸每月的薪水是很不少的，但对于日常生活费用却节省到使人不相信的程度。譬如他坐电车永远是坐三等的，偶尔一个人去看电影总是到中央、浙江之类四五等戏院去。母亲无论买什么东西回



作者在南京中央大学画
室披一块大红布，准备
画自画像



作者自画像《风》(以下凡未
注明作者的绘画作品均为本
书作者画)

来，总是骗他把价钱打一个七折才敢告诉他。可是对于帮助需要钱用的人，他从未犹豫过；对于子女的教育，更是毫不吝惜。他曾储蓄几年，倾其所有供我弟弟到美国去读书。如果要找出他为自己用钱的地方，那就只有买他心爱的书籍和画卷了。

我们家乡的习俗都是重男轻女的，可是凭良心说，爸爸看待女儿也和儿子一样。由于他自己热衷于画画，他曾以绝大的喜悦培植我去学画，把我那些幼稚的习作挂在他房里的四壁上，还得意地指给每一位客人看呢。他总期望我到法国再学几年。那年暑假他把护照都办好，让我去巴黎，但是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我要投入抗战的熔炉，坚决不肯离开祖国。他说：只要你有志气，将来不要后悔，你可以不去。后来上海失陷，我要离开家跑到内地去参加抗日工作，亲友们都来非难：女孩儿家只身乱跑成什么样子！母亲伤心极了，而父亲却沉着地忍痛说：“是一条龙就会上天，是一条蚯蚓就会下地，让她去吧！”

何年華表獨歸來如此
沈才割可哀賴有新嬰實
懷在不教造墨為芻菜

夢從先哲故法長子多自一區美
如長女當年六四夢的深遠習子法
清而喜鼓鼓鼓
碧春夫人為之哀樂悲理菜也葉中
而馬子慈女又紀念其才情湖恩久
遠矣

壬午年七月廿四日
杭州張君枝雅詩



夢從先哲故法長子多自一區美

郁曼陀遺墨

他常爱沉思，可是偶尔说一句笑话会使人笑得透不过气，他和小孩们在一起常常玩得很自在。那慈爱的笑脸，小孩们都不怕他。但是当他办案子的时候，却严厉得无论什么大人物都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他固执地不讲面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法官，用那沉默的平淡的表情拒绝过无数次贿赂。听母亲说，有一次是他过去的老师——当时已经在北平做了大官，一再邀约爸爸全家去他那里，给予高官厚禄。爸爸正式复了信，严词拒绝了，但那位老师仍不死心，派了其他与爸爸相识的人一再来劝，爸爸称病躲起来不见。母亲当时不知就里，责备他不近人情，爸爸这才告诉了母亲（按：此人即大汉奸王克敏，当时此文在上海发表，不便明说。——作者）。近年来孤岛的环境一天天恶劣。有些好意的亲友劝告他退休，他一笑置之说：“国家若是不用我了，我就落得回乡去，国家正在危难的时候，我不能先辞其责。”

他爱家乡，他的诗和画里大半都有富春江山水的影子。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富春江山水送给一个朋友，藏在那位朋友南市的住宅里，后来国民党军撤退，那幅画也遗失了。但很凑巧的，几个月后那幅画又被另外一个朋友在旧古玩店发现，买了回来。爸爸重又在画上题了三首诗送给他：

偶向街头拾烬余，得从人事验乘除。
故家文物都消歇，岂独昭陵有玉鱼。

三间小筑傍严滩，帆影松声入梦寒。
如此家山归不得，伤心只向画中看。

临风雪涕望中原，朝士贞元几辈存？